

第一次到栾川,赶上了一场大雨,此地本来就比较凉快,有了这雨,虽是陌生所在,让人觉得更加舒心,只是奔老君山而来的本意被耽搁了。一夜好睡,隔天还是无法如意,被朋友拜托的俗务缠着,只能继续在星空之下,遥望天高之处如一群萤火虫在闪烁的老君山顶的灯火。

常说雨过天晴,碧空如洗,指的不是云消雨歇之初,也不是被月光清洁过、被阳光消毒过的次日,而是得以登上老君山的次日。

雨后第三天,也是到栾川的第三天,终于上到老君山上。

一路走来,果然不是奇就是异,不是险就是峻,不是俊就是美,不像梦就像幻。话说回来,如此四股八样,天下哪座山缺少过?昆仑、峨眉、太行、大小兴安和喜马拉雅等等,不但不会缺少,就是再数出四倍、八倍的四股八样,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世间之物,只要叫了山的,就会卓尔不群、众生仰望。

比如那高不过百米的小鱼山,因为曹植的长眠,成了人心里最好的山。甚至是一块不足为奇的顽石,一旦被称为假山,便会身价百倍,成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胜景。老君山不只是叫了山,还叫了万世景仰的老君,所谓仙风道骨,所谓道德至尊,不过是些表面文章,在深壑之中,在巨壁之中,在忽然间闪出的云朵之中,一定还有某种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去的不一样的存在。

时值盛夏,山上有多少凉风就有多少游人。结伴同行的那些人说是消失在人群中也对,说是消融在山岩上也不错,看得见的范围里只剩下好生生的自己。

临近顶峰,山上终于有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上山之前就听说,这里有一间可以留客的房间,只是价格之高,听一听都觉得难以承受。大约是说话之人有过免费的承诺,便忍不住请来可以打开此间房屋的人,随着他走过弯弯曲曲的回廊与梯级,推开那扇门,站到屋子中央,看上几眼后,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什么话,就被那扇有点大但还是很普通的窗户惊到了。

居家过日子,外出奔人生,进过许多门,见过的窗户更多。

小时候上学,老师最不喜欢自己的学生放着黑板不看,非要扭头看向窗外。当学生的不是不晓得学习的重要,可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童心。窗台上出现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班上学生任谁都要想办法看上一眼。看不见的窗台下,传来几只小狗的打闹声,至少让男生们变得不在焉。剩下的女生们,谁也受不了春风透过窗口送来的芬芳,那样的清香会让一张张脸蛋涨得绯红。年轻时,最喜欢长途汽车或者是火车的车窗,一个人旅行时,将半个身子倚在窗框上,痴痴地看着数不清的风景扑面而来,随风而去,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愁闷,更多的时候什么也不想,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外面的世界,世界敢将自己带去哪里,自己就会奋不顾身地前行到那里。刚好六十岁那年,搭乘一艘近万吨的轮船去南海,借住在大副的舱房里,船上没有窗户,那与窗户功能相同的部位叫作舷窗。船出港湾,无边无际的大海都被这小小的舷窗所容纳,巨浪翻滚,海鸥升腾,不知不觉中,仿佛舷窗消失了,视野变得无限宽广。还有一种舷窗是在飞机上,人在万米高空,因为有了舷窗,数不清有多少奥秘的天空,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要么有云,要么没云。

老君山上的这扇窗口的做工与用途,与城市中那些高楼上的窗口基本一致,与乡村里的老式柴房和新颖农舍的窗口也差不多。城里的窗口,哪怕开在华夏一百层的高处,只要看上两三眼,形同最低一层的压抑就会不请自来。乡下的窗口,要么开向平野,要么开向山峡,今天看来,明天看去,无外乎小桥流水的恬淡日子。在老君山上,自己被惊到的是这扇窗口的用心良苦。

人在窗前,一座老君山峰,从谷底到山巅,再到山巅之上为着托寄大德先贤的金碧辉煌的殿宇,尽收眼底。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载:“老君山,在内乡县西北二百五十里处,突峰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学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故名。”假使史迹遗存至今,只可以与残垣断壁一般色泽,多一分张扬都是谬误。诚如鸡飞狗跳,豕突狼奔,一加一等于二,红加黄加蓝等于黑,任何事物用本来面目才会源远流长,否则,哪怕巍峨如一座山,也会被不合时宜的时髦拉低了审美观。道可道,非常道,念叨这话很多;名可名,非常名,记着这话可能更加重要。

无论是有心,或者是无意,但凡做对,必有收益。

对于自己,如此一瞬,只能想到:君山可老,君子不老。

岁月催人老,刀光剑影的主战场往往是在头顶。少年时的我体态俊朗,发量浓密,校长便叫我去前排带操。及至下课,头发上黏了个泡泡糖,母亲用搓衣板洗之无果,于是我一头秀发被剪得干干净净,母亲一边剪一边念叨:“臭小子这么多头发!”

那时对头发可不像现在这么宝贵,洗发液不足的情况下拿洗衣粉将就也是常态。当时只觉得头发是我们身体的装饰品,和年轻一般增长,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头发除了装饰,还被赋

予了更多情感上的意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结发夫妻”“割发代首”……也侧面说明了头发自古以来都是头顶大事。

岁月和头发皆是匆匆,什么时候开始脱发呢?大约是大学毕业后的“战场”,“敌军”兵分两路,从两侧进行夹击,敌愈盛,我愈疲,一场拉锯十年的战争猛然间到了尾声,人到中年,呜呼!兵败如山倒也!

援军何在?方法尝试了很多,用淘米水、清水、井水洗头,喷生发液,抹茶油……回天乏术。下托人找到一位老中医,坊间传闻佑民寺一个当了30年的和尚就是找这位神医长出一头秀发,顺利还俗。进了老中医的门,看到老中医的头,我心似已灰之木,夺门而出。关乎形象事小,危乎健康事大,老老实实去了趟医院。医生解释脱发的缘由诸多,可能体内雄性激素过多,抑或内分泌失调,抑或精神压力过大,抑或营养缺乏,甚至季节气候变化都会导致掉发,



唐昌蒲·鸂鶒(中国画) 万蒂

周六买菜回家忽然肚子疼,越疼越厉害,菜都没能放进冰箱我就趴下了,只能先谷歌最近的医院。我本来是打算自己去医院的,肚子疼而已,又不是心脏病。打电话过去,结果医院直接问了我地址,给我叫了救护车,还告诉我一定要在晕倒之前把门打开,否则医护人员就不得不破门而入,门坏了他们不赔的。嗯,不愧是德国人,这都能想到,够严谨的。

我没晕倒,结果开门进去了三个穿着制服的大块头,把我买的菜都踩烂了。我觉得就算是我是晕倒了,也不需要三个吧!

开局很美好,让我觉得德国医疗系统还是很给力的,然而接下来很快惊喜变成了惊吓。接诊的医生是一位年轻姑娘,我疼得满地打滚,她的神态举止特别云淡风轻,一直保持温婉的沉默,主要靠手势沟通,难得说句话语速也超级慢,给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就说:“没事,今晚住进病房,洗洗睡下,下周手术。”那医生,如果是确定要做手术,肯定是挺厉害的病吧,你倒是告诉我哪个零件需要手术呀?至少你今晚得给我用点药吧,就这么洗洗睡了我还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吗?原来,她刚刚来自阿塞拜疆。好吧,我明白了,难怪她既不说话也不开药呢。

我奇妙的历险就这么开始了。第二天我遇到的医生来自土耳其,前三天的来自摩洛哥,第四天的来自伊拉克。护士

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肤色,各种民族装饰,有的要靠法语来交流,有的能听懂些英语。幸好我的博士课题属于比较文学专业,借着这个光我能讲德语英语和法语。然而在这个德国萨尔州的首府城市里,我相信大多数病人都是德国本地人,他们在这个医院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很快我就发现护士给我吃错了药,这种药的商标名称和另一种我应该服用的药品名称拼写很类似,我跟她们讲了半天,她们依然不理解,商标和药品,那是两回事。

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呢:学无止境,只有被送到德国的医院里,才知道我学的语言种类还不够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也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德国医院一切都严谨,医生护士每天好几次轮班,每小时都有每一班人马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严谨造成的问题就是,病人感觉自己俨然就是被维修的汽车。比如说,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新的查房医生,每个医生都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手术前,有麻醉师等五六拨人分别有条不紊地跟我进行了术前谈话,让我签署各种手术致死不偿命的文件,但是呢,我从没见过我的手术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我的手术医生聊几句呀?我总得知道,为什么给我做手术,这手术到底要在我身上干点啥

吧?”这个问题我问了十几次,因为眼前的医生护士每隔几小时就全线换新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额,我们也不知道您的手术医生是谁啊。您等手术的时候,被安排的医生就来了。不过那時候,您应该已经被麻醉了吧。”

就这样,险险在手术前三分钟,我终于见到了已经戴上帽子、口罩和手套的手术医生。那时候,麻醉师已经捉住了我一只胳膊,手术医生又是一个大块头男人,看不见头发的颜色,他的德语带有非常浓重的斯拉夫语系口音,很可能是来自战争中的某一方,我只能希望他不是前几个月为了躲避战乱才刚刚来到德国的。

手术数日之后,我在走廊里见到一个大块头迎面而来,我看了足足一分钟,忽然认出来,这就是给我做过手术的医生呀!当时他被帽子口罩

当然于我而言还是油腻的饮食和紊乱的作息导致的。留住头发,也是留住健康。现在饮食上开始注重清淡,减少了动物肝脏和高油脂的摄入,戒了烟酒,平日里也注意多吃水果和蔬菜,减少头皮油脂分泌;洗发过程中也用温水和比较柔和的洗发液、护发素,削弱对头发和头皮的刺激;生活上也是早睡早起,坚持晨跑运动,时时按摩头皮。一两年坚持下来头发却也未少,头皮清爽,算是在头发保卫战中中小胜一场。

当然于我而言还是油腻的饮食和紊乱的作息导致的。留住头发,也是留住健康。现在饮食上开始注重清淡,减少了动物肝脏和高油脂的摄入,戒了烟酒,平日里也注意多吃水果和蔬菜,减少头皮油脂分泌;洗发过程中也用温水和比较柔和的洗发液、护发素,削弱对头发和头皮的刺激;生活上也是早睡早起,坚持晨跑运动,时时按摩头皮。一两年坚持下来头发却也未少,头皮清爽,算是在头发保卫战中中小胜一场。

最近上海流行一种城市新玩法,洋名City Walk(CW),翻译过来,“城市漫步”最贴切。深入了解了一下,原来就是阿拉上海人从小人人擅长的“11路”。

“11路”在老上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时候,晚上回家晚,公交末班车没了。等夜宵车实在磨人,还未必能到家门口,两手一摊没办法,只好靠走!深更半夜到家里,怦怦一阵敲门,爸妈把灯点亮,门还没开就是一顿数落:小鬼头还认得家,11路把腿走断特!

据说,CW源自伦敦。因为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博物馆;而且路网绵密,蜘蛛网似的,路路通。在伦敦漫步,肯定是好过传统旅行那种车上困倦,下车拍照的模式。但要说这个模式,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阿拉上海还真蛮合适的。

第一,上海自开埠以来,城市规模虽然屡见扩张,但基本是围绕最早的城建中心往外辐射。从以前南市区老城厢,小刀会起义的城隍庙开始,到今天洋气气派的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每段历史明明白白历历在目,体现在上海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

第二,上海的路,还真的适合WALK(漫步)。虽是上海人,我倒也在一南一北两大城市生活过。北是北京,当然宏伟,但要当11路传人,就有点吃不消。北京的路太宽,尤其是环路天桥。我常去三元桥,从北面凤凰汇过京密路到东面霄云路地界儿,看着没多远,也就隔了一条马路,但真要到那,可得下地道、穿小道,走上十分钟一点不稀奇。南面,广州,路网也严密,但又和上海不同。广州颇多城中村。进村后,沿街楼密而高,往往两栋楼之间开窗即可握手,被称为握手楼。楼下食肆超市等店家众多,东西好吃,烟火气十足,但路狭窄,人较杂。南粤市井风情固然

诱人,但架不住这样的路太多,走过一

小时,心就累了。上海适合CW的路段,大多在内环内,时人美其名曰梧桐区。抬头,是蔓生蔓长的梧桐树冠,阳光经过梧桐树叶层层地筛,终于变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光斑,温柔地洒在人们身上。脚下的道路也宽不过十米,往往还是单行道,车辆不多,也不许按喇叭。这样的道路走过来,才得对得起漫不经心优哉游哉的这个“漫”字。

但上海CW之魂,还是这座城市市文的丰美和富饶。漫步上海街头,十步内自然会有咖啡店。咖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没悠闲的心境,谁会坐下来品味那份甘苦。喝咖啡要有心情,上海滩那么多咖啡店,卖的不是饮料,卖的是一种恬淡的心境。

如果说城市是一个女人,那一条设计完美的CW路线,就是这个女人最曼妙的曲线。上海滩路上最多,故事也多,CW的线路也多。假如你喜欢复兴风貌区,可以循着邹达克设计的房子去探索城市建筑美学的变迁,也可以追一下悠久的历史名人故居,追思老上海的众生相。这都是经典的CW线路。

而我钟爱的“11路”线是:从莫干山路地标建筑天安干树出发,沿着苏州河一路往东,全程不到十公里,直走到外白渡桥。这条线路没有武康路那么网红,但苏州河波澜不惊,时有海鸟风筝相伴,和风吹过,令行者心旷神怡。而且,这条线路见证了上海历史,穿过潭子湾被改造后的河畔绿地,你可以在四行仓库那满是弹孔的高墙上凭吊先烈,最后还能于河滨大楼寻访老上海的外滩风情。

短短几小时,走过上海近百年……要想真的触摸一座城,看来还真是要“漫步”走。

夏天常常是仓促的,草木快速生长得让你应接不暇,这时的野趣只能在取舍之间,草木是大气的,蕨草常常还来不及采,便长得半人高了,割了几枝插高瓶,长长的叶子如凤尾,每天迎风飞舞,在窗边可以招摇半月余,晚上有月光的时候,光影打在地上,有风的时候像孔雀舞蹈,美极了。

秋天是热闹的,野菊花开满了小路,瓜果飘香,野外徒步在秋天变得更频繁了,花瓶里三头两天地轮换着,一丛野菊花黄白相间,一束野果还带着刺鲜红欲滴,再摘几个小南瓜金灿灿地摆在案上,看书的时候,光影琉璃与文字的气息呼应,入眼入心入神,这样的人间烟火,是最美好的时光。

蒙得严严实实的,现在我才看到,他压根没头发。我也热烈地向他打招呼,他也认出了我,也惊讶于我头顶浓密的天然卷发跟爱因斯坦的一样乱,手术当时我也是戴着病人帽的。他非常地高兴,因为有一辆他维修过的汽车居然认出了他,大多数汽车都是在昏迷中来昏迷中去,没人知道是谁维修了它们呀。我也非常地高兴,因为一周之内在这家医院里看到同一个医生两次的概率很低,那种严谨而疯狂的轮班已经差点把我变成一辆无法识别别人的汽车了。我们尬聊了一会儿,由此我知道,他来自乌克兰,好几年前就来了,父母也早就来德国一起生活了,但是他父母的老房子在这次战争中炸毁了。我由衷地说:“您的家人都平安无事,这真是太好了。”

出院当天,医院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为我支付了费用。我就这么结

束了在德国医院的历险。后来我问德国的朋友,为什么德国的医院没有德国的医生?朋友们告诉我,医院工作辛苦而且薪水也不高,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又问,德国那些有钱人如果是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他们住院做手术是不是惊险程度会低一点呢?回答是,他们也是去这几家医院,但是他们可以挑选医生。我回想了一下当时在医院里看过的医生名单,我从没谋面的主任医生名叫穆斯塔法,高级医生名叫哈桑。哈桑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这个事发生在阿富汗。

束了在德国医院的历险。后来我问德国的朋友,为什么德国的医院没有德国的医生?朋友们告诉我,医院工作辛苦而且薪水也不高,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又问,德国那些有钱人如果是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他们住院做手术是不是惊险程度会低一点呢?回答是,他们也是去这几家医院,但是他们可以挑选医生。我回想了一下当时在医院里看过的医生名单,我从没谋面的主任医生名叫穆斯塔法,高级医生名叫哈桑。哈桑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这个事发生在阿富汗。



边看边聊

上海的“11路”

孙小方

夏与秋

李翠连

七夕会